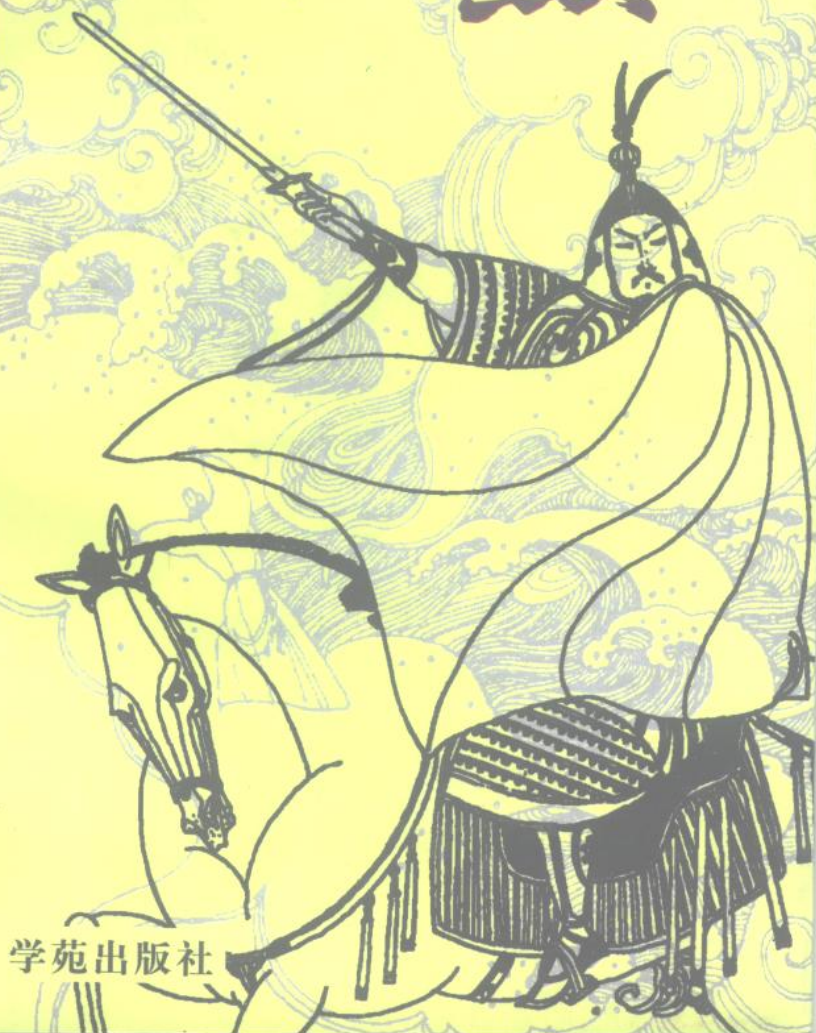


元世祖

忽必烈

作者：耿相新
主编：青羊

开朝帝王全传书系



学苑出版社

开朝帝王全传书系之六

青 羊 主 编

元世祖——忽必烈

耿相新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世祖——忽必烈/耿相新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7. 1
(开朝帝王全传书系;6/青羊主编)
ISBN 7-5077-1071-8

I. 元… I. 耿… III. 忽必烈-传记 N. K827.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5048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大厂县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8.5625 印张 216 千字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 册

定价:13.50 元

前 言

历史的变幻，确如波翻浪涌，诡谲莫测。

封建帝王在现代社会从被批倒批臭“封资修”时的晦暗的“帝王将相”，到改革开放以后频频在影视上面亮相并且急剧升温的枭雄霸主，经历了一个炎凉骤变的过程，令人既茫然无措又啼笑皆非。

帝王是什么？是封建社会大地主阶级剥削势力的最高代表，还是推动历史车轮向前滚动的进步力量的中坚，抑或竟是历史洪流中的一粒微尘、仅仅是个人得失命运的牺牲、至多只能折射特定时代的人生悲欢？也许全是，也许并不全面。

起码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在某一个朝代初始时所呈现的上升趋势中，帝王以及以帝王为核心的新兴地主阶级往往都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于是，一方面，我们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往往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地主阶级却无疑也是站在人民的反面，并且也在有意无意地促进着历史的发展。

历史是发展的。改朝换代虽然并不标志着历史发展的本质内容，但是却无疑正标志着历史向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无疑正标志着一种旧制度的彻底消亡和一种新制度的诞生。新的应该优于旧的，将来必胜于过去，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期待着从开朝帝王的生命中看到相对的新时代到来的端倪，并由此而寻找到哪怕一点点历史递嬗的潮讯。

传以传人。

传应该怎么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传可谓多矣，然却只能别以风格，无法分出高下。对于读物的选择，

其实犹如人们对于食品的选择一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因此，面对五花八门的人物传记，我们也只能听之任之。

但是，考察任何一事物，最起码的标准与原则是不能也不应该丧失的，正如我们去选择水杯，对质地、形状、花色的爱好，各个购买者可以多所不同，但他们无疑定会坚持一个标准，那就是这杯子能够盛水。

人物传记是写人的，并且通过写人标榜某种精神、传播某个时代；因此它所面临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便是把人写活、写透、写全面、写准确。把人写全面很容易（当然受某种条件限制也很可能写得片面），写得既全面又准确也不难，但是要把人写全、写准、再写透，便难了，而在此基础之上，还要把人写活，则更是难上加难。把人写全需要苦功，把人写准需要识见，把人写透需要颖悟，把人写活需要才情。一位普通的传记作家，能下苦功拥有识见是基本条件，而对人生、社会能够知之甚深、大彻大悟，则不但需经磨砺，而且尤要修行；在这个层次上，如能胸怀时代，和传主同步呼吸、命运与共，全神贯注其中、灵魂徘徊其外，从而通过传主的言行颦笑喜怒哀乐传达历史破解人生，那当是神人妙笔，非常人之所能及。

我们不吝苦功，不乏识见，并寄望在此基点上向更高更难的上层攀登。因为我们是唯美、唯好、唯完善主义者。

中国的传记文学，至朱东润先生而达顶点。缜密苍拔的《张居正大传》、纵横捭阖的《陈子龙及其时代》和舒缓而又深情的《李方舟传》，倾倒了上下几代人，使人沉迷。一个个以命运冲击强力的失败者，使朱东润先生孤愤中掺杂着颤抖，无奈中渴望着抗争。

然而，朱先生与他笔下的传主一样，特定的命运重塑着特定的性格，而特定的性格也决定着特定的命运。

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权力持有者，一个个可以以个人的意志、愿望、爱好、见识支配权力、建立制度、治理国家、统领天下的开

国皇帝。我们希图把历史作为一个舞台，看他们随意跳出的各自的舞蹈。

撰述过程中，我们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窥视传主的特定的时代，并由时代而人生、由人生而性格、由性格而心理、再甚而由心理而潜意识的探索轨迹，展开帝王们的特定的心理世界。然后，让读者去领悟，去评说，去得到应有的教益和启示。能如此，则是编者的欣慰。

青 羊

目 录

○ 第一章	草原腥风	(1)
○ 第二章	黄金家族	(14)
○ 第三章	头角峥嵘	(36)
○ 第四章	铁蹄疾	(49)
○ 第五章	萧墙祸	(59)
○ 第六章	鹿死开平	(71)
○ 第七章	儒袍风雨骤	(86)
○ 第八章	帝国阡陌	(101)
○ 第九章	鹰空	(114)
○ 第十章	弯弓射大雕	(127)
○ 第十一章	思俭草	(142)
○ 第十二章	后庭花	(155)
○ 第十三章	飓风	(166)
○ 第十四章	先知	(178)
○ 第十五章	大都惊雷	(190)
○ 第十六章	政潮危澜	(206)
○ 第十七章	鹰折天涯	(217)
○ 第十八章	狼烟	(228)
○ 第十九章	狞笑财神	(240)
○ 第二十章	高处不胜寒	(253)

第一章 草原腥风

时间哗哗倒流至 13 世纪 20 年代末。

蒙古草原的帐幕里。

一位大胡子老人在侃述历史故事。

恐怖的眼神从一张稚脸上泻出，那孩子 12 岁。

时间隧道开启。

阴云四合。

朔风砭骨。

昏惨惨的太阳垂下阴郁的目光，无力地揉抚着遍野的尸体。

一群兀鹫毫无顾忌地撕开一个个因失血而惨白的面庞。

无数条红色的小溪，从中庆城踉跄地奔出，呜呜咽咽地涌向血泪之河——黄河。

时光因淤血过多而凝固。

寂静——令人可怖。

数千名蒙古士兵，犹如被血雨淋了，提着滴血的剑，默默地瞥了一眼已成废墟的中庆城，转身，上马，向六盘山方向疾驰而去。

三天后，从清水行营，一辆用 12 头牛驾引的双轮大车缓缓驶出。

车上安放着一个用一整棵橡木雕成，内镶黄金的棺柩。

面色凝重、悲凄的蒙古骑兵，护卫着这辆大车，或张弓搭箭，或手执刚刚尝过中庆城居民肉躯的利剑，冷峻地盯视着前方、左右。凡他们目光所及的野兽，以及人，无一幸免于难，无辜的灵魂纷纷坠入死亡的深渊。因为车上躺着的成吉思汗不想让他（它）们获悉蒙古帝国的不幸。

这条长长的队伍就以这种不可理喻的野蛮方式在草原、戈壁上滚动着。

大车的双轮随着日月翻转了一个月，终于嘎然而止在喀鲁涟河源头。

直到将灵柩安置在金帐中，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幼子拖雷才发布了大汗逝世的讣告。

这一天是公元1227年八月二十八日。

讣告犹如一声炸雷，将忙于蹂躏西域、钦察草原、全国的蒙古将领、诸王从征服欲中惊醒，从四面八方，他们向不儿罕山疾驰。

成吉思汗的仙逝，使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氏黄金家族陷入“多头蛇”的寓言中。这个寓言像恶魔一样附在黄金家族乃至蒙古帝国身上，从而惊扰了帝国的欢宴之梦。

1226年四月，65岁的马背大汗成吉思汗在睡梦中惊醒，他梦见一座座被屠城的景象，千千万万个断头穿胸的尸体向自己扑来，惨号索命。对于以连根铲除敌人和看敌人的妻子以泪洗面、悲号为人生最大快事的成吉思汗这无疑是一场情感的恶变。老人的预感极具准确性。

醒来，他急忙召见离自己最近的儿子窝阔台和拖雷。成吉思汗以极其冷静的语调对儿子说：“我身后的孩子们啊！我已预感到死日已近。在长生天的佑助下，我为你们征服和开创了一个辽阔的广大的国家，从这个国家的中央向任何一个方向走去，都需要一年的时间，这就是我的遗产。需要你们去保卫国威和帝位，但假如我的儿子个个都想成为汗，而又互不谦让，岂非又像一头蛇和多头蛇的故事？”

“一个夜晚，天气酷寒，一条多头蛇的几个头都想爬进洞里，去躲避严寒。但一个头进去了，别的头就反对它。为此，争吵了很长时间，结果，它们都冻死了。另外有一条只有一个头和一条长尾巴

的蛇，它轻易地就爬进了洞里，给尾巴和肢体找好安顿之地，从而抗住了严寒。

“如果你们想过安乐和幸福的生活，享受权力和富贵的果实，就必须齐心协力抵御敌人、尊崇朋友。那么，我的意见是：窝阔台继我登位，因为他雄才大略，足智多谋，我想把帝国的权柄交给他的勇略和才智。

“术赤快不需要我操心了，察合台不在这里，如果我死后他违背我的话，那可真不得了！

“拖雷你守着我的兀鲁思（封地）。现在你们去吧！我不愿死在家里，我要为了声名和荣誉走出去。”

说完，这位在马背上叱咤风云，横扫欧亚大陆的大汗如释重负地闭上眼睛。

12 世纪的最后 10 年，在蒙古草原，战争犹如一场场孩子们游戏，乐此不疲、毫不间歇地在戈壁、草丛中繁衍。

战争是人性恶变的怪胎。

但一旦它莫名其妙地诞生，似乎自有它疯狂报复的逻辑。更可悲的是，人类竟愚蠢地屈就在这豺狼逻辑的爪下，原谅它，祈求它，甚或热血沸腾般地去怂恿它。

也许，人性的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在此怪胎面前，人类所展示的往往是：人性只不过是兽性的延伸。

当我们揭开被尘封几个世纪的历史，环视一下草原各部的野蛮行径，也许，受感染的应是你自己，你也会觉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报复是人类游戏中多么自然的一环！

人类的天性中积淀着报复。

当仇人将剑直刺你的胸膛，难道你不应该拿起武器吗？

当仇人蹂躏了你的妻子，难道你不想挥剑奋起，用敌人的鲜血讨回妻子的清白吗？

当仇人掳掠、荡平了你心爱的家园与宁静，难道你还想向敌人求得施舍，再一点一滴去积攒自己的财富吗？

没有反抗的是懦夫，付出行动，以更残暴、更冷酷、更无情的手段迫使敌人血流满面的是英雄。

可笑的人类难道不是一次次用创造出来的最美妙悦耳的言词，满怀钦羨、仰慕与激情去盛赞那些杀人的英雄吗？

人们从来都是将鲜花献与杀人的魔鬼，却没有一次将玫瑰挂于懦夫的脖颈。即使对死者一掬同情的泪花，难道不也可以视之为人类天性中久蛰的顽皮的嘲笑与幸灾乐祸吗？

这就是世界征服者、复仇骄子、战争狂人、坚不可摧的成吉思汗的逻辑。

一个精致完美的三段论。

有堆积如山的理由去证明成吉思汗是真理的象征，是正确的灯塔。

请揭开记忆的伤疤，或者复仇、杀人、战争的记忆。

河额伦母亲初为人妻的路上，也速该以力量，以男人的强悍征服了她。

当铁木真手攥母亲的血块挤出母体，他第一眼看到的便是父亲也速该沾满塔塔尔人鲜血的庞大身躯。也速该激动地，用满是血迹的巨手抱起了他。他亲吻着儿子，将身上流淌不息的复仇欲望传染给了 襁中的儿子。

9岁那年，当铁木真还怕狗咬，刚刚寄迹于弘吉剌部德薛禅岳父家，还没充分享受未婚妻由孛儿帖的温柔时，父亲也速该便魂丧世仇塔塔尔部复仇的药酒下。9岁，天真烂漫的年龄，便不得不去收拾父亲的遗体。

犹如一颗灿目明珠，陡然掉入可憎的人类自残的泥沼。请仔细地想一想，当再将它捡起时，全都沾染了些什么？

而更令人不解、心酸的是，亲情的背叛彻底折磨、无情地蹂躏了这颗幼小的心灵。当家族的亲人以及奴仆看到“大河已涸、坚石已碎”，他们毫不留情地离开了孤儿寡母。诃额伦母亲带着7个幼儿，9匹马，从此过起“影外无友，尾外无鞭”的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在凄凉的三河之源、不儿罕山，孤儿寡母们采摘野果，钓小鱼，捕土拔鼠……

从父祖霸业荣耀中陷入困顿，在莽苍无垠的大草原竟无立身歇脚之地，教会铁木真的只能是求生、冷酷、复仇。

因为一条小金鱼的纠纷，铁木真伙同其弟拙赤·合撒儿用仇恨之箭射死了同父异母弟别克帖儿。当暴怒的诃额伦母亲用“杀人魔鬼”，猛虎、怒狮、莽魔、自冲其影的海东青、自食羔种的雄驼等激辞训斥铁木真的时候，当母亲泪流满面地用5支箭的故事规戒儿子们的时候，跪着的铁木真心中涌起的是复仇、以强抗暴胜利的快慰，是渴望获得权力承认膨胀的野心以及团结、协力杀敌的无穷欲望。

野蛮的气质源于野蛮的生活。

之后，泰亦赤兀部绑枷了铁木真，铁木真果敢地用暴力砸死看守，摧毁了敌人斩草除根的梦想。逃离死亡魔窟的铁木真又用暴力追回被盗的家产八匹马，并赢得第一位伴当——博尔术，他后来成为四骏之一。

暴力驱散了铁木真复仇的迷雾。向敌人渲泻残暴以致冷酷来获得权力的认可成为铁木真生存原则的座右铭。

伟大帐幕中还有另外一种超人魅力附在了铁木真身上，这就是他能折服一切接近他的人，这种具有磁性吸人的坚强品性，以及天赋的统率能力，对效劳者知恩必报的草原品质，使他的声名开始远扬于草原各部。铁木真开始目睹一连串宝贵的友情及旧情走进自己的白帐篷。

9岁时订婚的孛儿帖，这时已出落成美丽的少女，她的父亲没

有食言，将这份最可珍视的温柔交给了铁木真。打铁老人兀良哈部的札儿赤兀歹老人带着年轻的儿子者勒蔑——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伙伴之一，后来成为他的四狗之一——也来到铁木真的身旁。之后，还有四骏中的木华黎及赤刺温，此外还有四狗中的忽必来，速别额台，等等。铁木真父亲也速该的安答（结盟兄弟）克烈部王罕及铁木真少年时的安答谋略家札木合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尽管如此，为复仇提供证据的灾难仍追逐着铁木真。

父债子还可能是草原颠扑不破的真理。

蔑儿乞人为报也速该抢去河额伦的旧仇，时隔20年像龙卷风般地向羽毛未干的铁木真扑来，并如愿以偿地掳去铁木真美丽的新娘——孛儿帖。

妻子的被玷辱首先是丈夫的失职。这时的铁木真还没有坚强到清除对死亡心有余悸的程度。自私与爱惜生命催使铁木真带走了唯一可救孛儿帖的那匹从马，留给孛儿帖的只能是9个月的耻辱与不幸。

但9个月后，铁木真洗刷了自己内心的不安与同样的耻辱。在王罕、札木合的巨手援助下，铁木真发动了第一次复仇的战争。铁木真胜利地践踏了蔑儿乞人的营地，夺回了妻子。但在回家的路上，妻子孛儿帖却生下一子——术赤。这个儿子的血统使铁木真苦恼、迷惑了一辈子。术赤长子像羞辱的幽灵一直晃荡在铁木真难以自解的矛盾里。

不过，历来绝少宽容的铁木真却奇迹般地宽容了孛儿帖及术赤。孛儿帖这位伟大的蒙古女性，以后为铁木真生下了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三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他的四个儿子，犹如未来蒙古帝国的四匹马驹，其生龙活虎的神迹为黄金家族，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都添增了惊人的光辉。

这位年轻的母亲，完全有资格和实力与黄金家族始母河额伦相提并论。她极富远见与卓识，同时，她还是无限温柔的拥有者。

女人与战争是铁木真崛起的强大动力。铁木真赢得女人与战争的同时也赢得权力与地位。铁木真在孛儿帖的启示下背离札木合不久，就被推举为黄金家族——乞颜部的汗。铁木真最重要的谋士木华黎预言：在长生天的垂青下，在蒙古人中间，将要崛起一个英雄，这个英雄将成为一个可怖的汗，替蒙古人雪愤。

现在，这个预言与现实重叠在一起。

历史就是一个个预言变为现实的过程。一旦现实演变成预言，那么，下一个预言就要受孕。

对铁木真来说，下一个预言要在札木合安答率十三部联军突袭，他失败犹荣后，接纳四方效忠者的盛大宴会上宣布。

从这一年，铁木真的名字开始在蒙古草原传颂。在通向权力的峰巅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级台阶。铁木真骑在骠剌的战马上开始将眼睛转向四周凶险的部落，他已摆脱复仇的窠臼，而重新审视长生天交给自己的使命，用征服，用暴力去参与国际事务。他的下一个预言已胀到连他自己也为之颤栗的程度。

铁木真开始狂躁地在草原上奔驰走来。其剑锋所指依次是：以爱亮刀子著名、粗野无知，天性中充满仇恨、愤怒和嫉妒的塔塔儿人；有一支庞大而又精良的军队，受人尊敬而又强大，骄纵傲世的乃蛮人；人口众多、残忍，以杀人为快事、喜欢背信弃义的泰亦赤兀人；靠近长城，女真金人十分忠诚的鹰犬、有四千车帐的汪古人；一直为铁木真甜蜜的情侣、强有力的后盾与支持者的克烈人，等等。

在铁木真的率领下；蒙古乞颜部铁蹄所踏之处，无不以血流荒野、庐帐倾覆、族人易主而告终。

在将车轮高的异族人，像割青草般的统统戮杀的疯狂命令下，在铁木真玩疯了的战争游戏中；在四处为杀人、征服，犹如饿狼追逐腥风，寻找战争借口的狂热里；在像有条不紊地围猎野兽，纵入兽群，左冲右突的厮杀激情中，有谁敢去逆兽性大发的战争狂者的龙鳞？又有谁敢以血肉之躯去磨钝利箭锋刃？还有谁敢再嚅怯的

不接受命运的摆布？

12、13 世纪之交，铁木真像拾马粪般将蒙古草原星散的部落一一拾到自己的帐篷。

蒙古草原的灶主毫不掩饰自己的狂妄与喜悦，于 1206 年，在斡难河上游，亲手升起九 的白尾纛，再次为自己加上汗的称号，庄严宣布下一个预言。

蒙古帝国的旗帜从此迎风猎猎，狂傲般地飘扬在人类征服历史之巅。

每一个成功者都需要一个崭新的称号来标示自己的亘古盖世。

实际上已成为众汗之汗的铁木真，于是改称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得意地宣布：“因为长生天的帮助和护佑，我战胜了敌人，并跻身于最尊贵的地位！”

在成吉思汗的暴力、复仇、杀人、征服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号角吹响。

论功行赏，让部下去瓜分胜利的喜悦几乎是每一个成功者的铁定惯例。

成吉思汗将全体蒙古牧民划分为 95 个千户，千户下设百户、十户。千户那颜由其将领中最优秀的跟随自己浴血奋战的将领担任。成吉思汗十分动情地叙说四骏——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刺温——和“四条猛狗”——忽必来、者勒蔑、哲别、速不台——的伟大功绩。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在惨杀之中，就像在枯寂草原上开出的几朵鲜花，被他捡去，交由母亲诃额伦抚养的四个拾得的孩子——失吉忽都忽、孛罗兀勒、曲出、阔阔出，他特别富于情感地对他们说：“你们对我所尽的忠心已经报答了我母亲对你们的抚育之恩。在风雨之中和战场上，你们常常做我艰难时节的伴侣。”

同样，对所有的功臣成吉思汗都一掬感激之情，他意味深长地

说：“这样勇敢人民归附我，共安乐，同患难，在一切危险中，忠诚不渝，我愿意将他们提携到大地上的一切人民之上。”

当成吉思汗从分裂的泥潭中拔足，并从家族团结对外复仇中品尝甘甜时，他将自己的成功分赏给黄金家族的成员以企留得永驻的纪念。成吉思汗将蒙古人民做了如下分封：弟弟拙赤哈撒儿四千人、哈赤温三千人、帖木哥斡赤斤五千人，组成左手诸王；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各四千人，小儿了拖雷一万一千人，组成右手诸王。

像一切分封制一样，以充满欢快的宴会始而以尾大不掉的分裂自残终，成吉思汗也吞咽了这枚显示超人权力的苦果，一品这具有嘲讽意味的历史涩果。

而更令人回味的是成吉思汗临终竟以更大的分地来处置自己的失误，尽管他已预感到历史的无情，并感叹道：“只有长生天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术赤、察合台已经去建立自己的国家了。”

成吉思汗带着不可遏止的喜悦再次品味“有星的天，旋转着。众百姓反了，不进自己的卧内，互相抢掠财物。有草皮的地，翻转着。全部百姓反了，不卧自己被儿里，互相攻打。”这首诗。蒙古各部及突厥等部，互相残杀了几个世纪，现在都心平气和地聚集在从战争中闯荡出来的巨人成吉思汗举行的宴席上。成吉思汗环视这个激动人心的盛宴，发觉在赤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至阿尔泰山的辽阔地域内的大小部落的首领都已到齐。所差的只有西部的畏兀儿亦都护、西辽的耶律大不和南部西夏及金国的皇帝了。

酷爱暴力的成吉思汗作了短暂的休整，编制好严密的千户制，制订出稳定秩序的札撒（法典）、金选完精锐的护卫军，他那鹰一般明亮的眼睛再次露出攫取的目光，开始盯视蒙古邻居的富庶了。

以成吉思汗为首的黄金家族及大蒙古国的家长们，战争与掠夺财富是他们毕生最光荣的职业与事业。有一天，成吉思汗问他最

亲密的伴当李斡儿出：“对男子汉来说，什么是最大的快乐？”

李斡儿出说：“男子汉带着羽毛初丰的灰鹰，骑着养肥的劲马，穿着鲜丽的衣服，在初春时出去猎取灰头鸟，这就是最大的乐趣。”

成吉思汗摇摇头，转身问李罗忽勒：“你说呢？”

李罗忽勒答道：“放出鹰鹞，看它们从空中用爪子击落灰鹤，抓走，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

成吉思汗又摇摇头，问四狗之一忽必来的儿子们，他们仍没有摆脱打猎、放鹰的思维。

最后，成吉思汗问他的伙伴，问全人类一展其伟大的志向：“你们说得都不好。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女人号哭、流泪，骑乘他们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她们玫瑰色的面颊，亲吻着，吮她们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的最大乐趣！”

文明与野蛮、懦弱与强悍的区别正在于此。当文明倾听到这样豪迈壮语，难道会不为之颤抖与色变吗？当文明世界正在吟诗酬唱，突然闯进一群身披铠甲、手执利刃、面露杀气，仇目圆瞪，以攫取为目的的强盗，其结果不难想象会是如何的惨象。文明唯一的希望只能是死亡。

生存需要勇气。尤其是睡在巨人身旁。

浑身洋溢着—往无前、不惜一切代价克敌制胜的蒙古铁骑，在成吉思汗壮志的鞭策下，不久，就冲入邻居富庶的家园。

首先是西夏，其次是金国。再次是西辽。

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它们富裕，有绿色的家园、有珠宝，有可供游牧的广大牧场。此外，他们都不听话。

邻近的吉利吉思、畏兀儿、哈刺鲁等部比较乖巧些，它们主动向征服者献上了美女、珠宝、土地、权力。

一旦成吉思汗走出血腥的草原，走出荒凉的戈壁与沙漠，他原